



# 关于密茨凱維奇

吉洪諾夫等著

新文藝出版社

吉 洪 諾 夫 等 著

# 关于密茨凯维奇

李丁文译 陈正心校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收吉洪諾夫等人所寫的評論文字七篇，從生活、創作和思想等方面來評論波蘭的愛國詩人密茨凱維奇。特別是對於詩人的重要著作如“先人祭”、“塔杜施先生”等，有着比較詳細和精辟的分析和闡述。另外還論述了詩人與歌德和普希金等人的交往以及他們之間的友誼。本書可以幫助讀者認識和研究這位偉大的詩人。

Nikolai Tichonow 等

MICKIEWICZ

本書根據 Thüringer Volksverlag, Weimer

1953 年德譯本轉譯

## 关于密茨凱維奇

吉洪諾夫等著

李 丁 文 譯

陳 正 心 校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252

開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張 1 11/16 字數 33,000

1957 年 2 月第 1 版

195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價 (7) 0.17 元

統一書号：10078·1252

---

定价：一角七分

## 目 次

|                      |            |
|----------------------|------------|
| 貝魯特語 .....           | ( 1 )      |
| 密茨凱維奇 .....          | 烏蘭特( 2 )   |
| 密茨凱維奇的生平和偉業 .....    | 吉洪諾夫( 4 )  |
| 旧波蘭最偉大的精神遺產 .....    | 罗莎·盧森堡(18) |
| 为各國人民爭取自由的熱血戰士 ..... | 瓦西列芙斯卡(22) |
| 和歌德的見面 .....         | 傅云貝克(30)   |
| 結語 .....             | 雅斯特倫(38)   |

亞當·密茨凱維奇，在他壯麗的詩篇中，把我們祖國的語言推進到空前未有的美的高度。在我們的時代里，這些詩篇和人民群眾是這樣的接近，這是從來也沒有過的；他那熾熱的愛國主義，把祖國人民的願望和人類社會的、人道主義的崇高追求結合起來，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強有力地向人們的心灵傾訴過……

把我們天才詩人用詩歌所充實的革命美景和波蘭勞動群眾的行動美景……熔合為一的時刻到來了……

在我們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當中，波蘭勞動群眾正在從我們的天才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所喚起的愛國的和人道的情感里汲取力量……

貝魯特

## 密茨凱維奇

烏蘭特①

在那遙遠的維斯拉河畔  
戰鬥像雷霆般在激烈進行，  
一直到德意志的邦土  
响遍了戰鬥的回聲。  
軍刀和刈戈②撞擊的尖聲  
直衝到我們的耳旁，  
還有那戰歌的呼喊：  
“波蘭還沒有滅亡！”③

我們注意地聽，我們偷偷地聽。  
四周控制着一片寂靜，  
只有懶洋洋的波濤在喃喃低語，  
廣闊的戰場已經默默無聲；  
就像垂死者的呻吟，  
微風吹過了殘破的庭院。  
我們聽見低沉的哀歌：  
“波蘭崩潰了，波蘭！”

在沉寂的祭祀典禮當中，

忽然有操弦的音响。  
嘿，这个琴声怎么  
越来越响亮，越奏越雄壮！  
有了这样的天才在生活创造，  
死了的东西也会重新生长；  
是的，乐师在向我保证：  
“波蘭还没有灭亡！”

---

① 路德維希·烏蘭特（一七八七——一八六二年），德國詩人。烏蘭特這首詩雖然是在一八三二年寫的，但因為普魯士當局不能容忍這種公開同情於波蘭獨立自主的表示，所以一直等到他死后才在這集中出版。

② 刈戈（Kosa）就是把大鐮刀裝在長杆上的東西，農民把它當作最簡易的兵器，在波蘭歷次起義中都被廣泛地使用。在波蘭人民英雄塔德烏施·柯斯秋史科（一七四六——一八一七年）領導下的起義農民，便是以“刈戈手”（Kosynier）在歷史上聞名的。

③ 這句話出自波蘭愛國詩人章必茨基的一首作為進行曲的詩（後來曾用作波蘭國歌）。詩中說：“波蘭還沒有滅亡，只要我們還活着！”

# 密茨凱維奇的生平和偉業

吉洪諾夫

尼古拉·吉洪諾夫是小說家，抒情詩人和多次斯大林獎金的獲得者。（他生于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三日。）

他是最杰出的苏联作家之一，現任苏联保衛和平委員會主席。他這篇文章是在一九四八年紀念密茨凱維奇誕生一百五十周年時寫的。

——原編者

按照高尔基的說法，普希金、謝甫琴科和密茨凱維奇是最華麗、最有力和最豐富地體現了民族精神。從亞當·密茨凱維奇在世的時期到現在，好多年已經過去了。世界已經顯出了不同的輪廓。詩人的祖國現在已經不像過去地圖上所畫的那樣一個國家了。這個歷盡艱苦的詩人的美麗形象，今天正帶着新鮮的色彩發出燦爛的光輝。因為多年以來，許多反動的批評家，有時為了配合這種目的，有時為了配合那種目的，處心積慮地要在後人面前，用虛偽的言論隱蔽詩人的本來面目。今天這一切離奇荒謬的言論都站不住了。

正像十月革命以後，苏联各族人民滿懷着熱情，閱讀他們古典作家的作品，並且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在走向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新文化道路上隨身攜帶着這些作品那樣，今

天，新民主波蘭的人也同樣以新的熱情在閱讀密茨凱維奇的作品。他們重新感覺到他那青年感召的熱情——他那些滲透着愛國主義和憤恨祖國人民仇敵的詩章；他們全心全意吸收他那些發自人民心底的抒情詩，為了好使自己返老還童，重新回到人民的懷抱。

密茨凱維奇是一位熱情的愛國主義者，他最深刻地體驗了祖國人民的悲劇。密茨凱維奇懂得條頓騎士的勝利會有怎樣毀滅性的後果。希特勒曾經想重演條頓騎士的東征。密茨凱維奇曾經說過：“假如戰勝了雅吉羅<sup>①</sup>，德意志人便會把所有的斯拉夫國家都浸在血泊里……十字團的騎士便會和佩刀團的騎士攜手、把他們的武力從維斯拉河擴展到里伽，直到彼得堡城下。”

蘇聯軍隊歷史性的勝利击潰了新的條頓侵略者，因而對建立新的、民主的波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偶然的命運曾經使亞當·密茨凱維奇不出生在波蘭王朝的領地、而出生在立陶宛一個小村庄察歐榭<sup>②</sup>。他生於一七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的父親米柯來·密茨凱維奇是諾伏格魯德克城的律師。他的母親名叫巴巴拉·馬也芙斯卡。

從幼年懂事的時候起，亞當·密茨凱維奇便親身經歷了波蘭所遭遇的悲劇。這個國家連續受到三次瓜分，被宰割成為三部分。這個孩子聽見了許多英勇的但是反抗失敗的故事，就是人民起義和個別鬥爭的故事。他的環境告訴他這些故事。

---

① 雅吉羅，立陶宛王歐爾吉特的兒子，就是波蘭國王伍拉季斯拉 第二，“雅吉羅王朝”的建立人。

② 察歐榭村在諾伏格魯德克城旁。

在森林圍繞着的諾伏格魯德克小城中，在森林的寂靜和如畫一般的美景中，他自然而然地會對這一切的故事沉思默想。這兒有童年時代的童話世界，同時也有富於刺激性的浪漫世界。那些堡壘的遺迹、民朵夫克山①以及那些古墓頽垣都表現早已逝去的年代，秘密的歷史、韃靼侵入的兵禍、戰爭和英雄。這裡有一個老年的僕人，他使人想起“奧德賽”，他知道那么多的故事，他經過了那么多的風波。

從他童年時代開始，詩歌、傳說和稗史就圍繞了年輕的亞當，他如飢如渴地吸收他們，從他們當中熟悉了人民的生活、夢想和悲苦。這些詩歌是用波蘭語、立陶宛語、白俄羅斯語和俄語唱出來的。他自己的創作深深地受了這些詩歌的影響，這對他不是無益的。這些詩歌的力量滲透了他初期的創作，使他們具有和諧的音調、深刻的誠心、普遍的人性和一顆偉大心靈的熱情。

他了解人民的生活、思想和力量，那些潛伏在初看起來簡單朴素的精神中間的力量。他了解人民的智慧和生活中受到而無法脫逃的委屈。

年輕的密茨凱維奇在一八一五年進了維爾那大學語文系攻讀。民族自主運動、革命運動的大小潮流正在全國奔流。大學中產生了一個秘密社團“科學之友社”，密茨凱維奇親密的朋友們都參加了這個組織。在青年人的眼前出現了人民和祖國；為人民和祖國創造幸福、傳播知識、羅致和培養青年——就是這個社團的任務。詩歌作品還沒有產生，在這方面，他只

---

① 民朵夫克是十三世紀的立陶宛王；他的都城便是諾伏格魯德克。

作了初步的嘗試。這些嘗試並不是一般人在諾伏格魯德克農民歌曲中經常歌唱的東西……通過了席勒和歌德的詩歌、密茨凱維奇回到創作人民詩歌的道路上來，他在这方面的興趣重新熾熱地燃燒了。茹可夫斯基詩歌的優美的聲音和他的浪漫敘事詩留德米拉，給密茨凱維奇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

一八一九年密茨凱維奇修畢了他的大學課程，前往科甫諾，擔任了待遇不高的當地學校教師的職位。他在这里經歷了四年緊張的追求、戀愛的悲劇、厭倦的工作和困難的生活。

從他對瑪麗亞·韋雷施查柯芙娜的不幸戀愛中，真正的詩歌產生了。在青春頌中，他要把地球從舊的軸子裡拔出來，納入新的軌道。在寫完斯維特司湖謠和浪漫主義等敘事詩以後，他開始寫戲劇詩先人祭。在所有這些作品中滲透了真正的、有力的、詩人的熱情。青春頌是波蘭青年極其愛好的。它号召大家起來鬥爭。它充滿了自由陽光的熾熱，它充滿了對暴君們的威脅。

在一八二二年完成的敘事詩和浪漫曲詩集中，有些作品已經含有神秘主義和幻想主義的成份。可是這些成份並不是出自“愚蠢思想的誇張”，不是出自帶有條件限制的題材，而是出自民間的信仰，出自民間的詩歌和傳說。

敘事詩浪漫主義中說：“要有一個心、來看進這個心。”這便是那時波蘭新的浪漫主義的公式。關於敘事詩逃亡，密茨凱維奇自己後來寫道：“這個故事是所有基督教國家的人民都熟悉的。詩人們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把它改編。布爾格根據它改編成舊歐諾拉……我寫作這首故事詩是根據我在立陶宛聽見的一首波蘭語的民歌寫成的。這首民歌的內容和結構我完

全記得，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只能背得出其中很少的章句，這些章句我用來作風格的規範。”

在這裡密茨凱維奇面臨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他必須作出決定：他的詩歌應該走哪一條道路？他對這個問題的答复是他的敘事詩集和他初期的詩歌。這些詩歌的主題都是出自民間歌曲，同樣具有優美的律調，充滿了社會的動機、高度的愛國主義、親切的情感和深刻的內心鼓舞。這些詩歌不是無聊的消遣，不是一時才氣的外溢，而是命運的詩歌，人民奮鬥的詩歌，為人類爭取自由的詩歌。

時間永不停留。年輕的天才不斷地成長和壯大。密茨凱維奇不但學習歐洲文學中所發生的事物、同時也在學習政治鬥爭的問題。他現在已經是“德友社”的會員。這個秘密組織舉行了一系列的政治集會和討論。沙皇政府早已經注意到各個反對派別和秘密組織的成長，從一八二二年起便開始加強措施來對付他們。密茨凱維奇剛剛得到兩年的休假，從科甫諾回到維爾那。可是等待着他的不是出國旅行的護照，而是巴西利烏斯監獄陰森的圍牆。當局查出了“德友社”，密茨凱維奇和參加了這組織的朋友們都遭到逮捕。

在監獄的圍牆裡面，密茨凱維奇反復考慮了許多的問題。他考慮了祖國的形勢，對專制暴政的鬥爭、個人的和全人類的事業，以及如何使人類變得更偉大更強壯，如何在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名義之下為祖國、為人民和為將來服務。

在這樣複雜而深刻的沉思中，他在牢房的牆上直截了當地寫道：“一八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古斯塔夫在這裡死去。一八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康拉德在此誕生。”這就是說，他

已經選擇了他的道路。先人祭中那個夢幻的、溫良的、溫柔的古斯塔夫是長逝了；新生的是那個憤怒的、堅決的、粗魯的康拉德，那個什麼艱苦危險都不畏避的康拉德。

審查“德友社”案件的委員會被瞞過了。它作了釋放密茨凱維奇的判決：“亞當·密茨凱維奇並未參加‘德友社’，他僅僅知道該社的存在。”

判決後一天，就交保釋放。六個月後，他被勒令前往彼得堡。一八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密茨凱維奇離開了故鄉。

塔德烏施·博夷·節楞斯基是研究密茨凱維奇作品和生平學者，一九四一年被法西斯匪徒在魯甫殺害。關於密茨凱維奇的迁移他曾經寫道：“密茨凱維奇被送到俄國，這固然是放逐，但是同時也是解放。我們可以說：這是他一生中最幸運的事情。他自己也見到這點。在俄國的逗留，對密茨凱維奇的精神生活確實起了巨大的作用。使他驚奇贊嘆的，不是俄國國家權力的強大，而是它那高度的文化；至少他當時的看法是這樣的。他知道，他終於踏進了一個對他有價值的环境，結識了一些杰出的人物。”

密茨凱維奇來到涅瓦河畔，懷着極高的興趣，踏進了俄羅斯首都五光十色的世界。他不但開始研究俄羅斯的語言和文學，並且徹底研究俄羅斯精神中最細微的差別。他結識了後來的十二月黨人雷列也夫和別斯土惹夫<sup>①</sup>。從詩人的各種傳記中可以推測出來：密茨凱維奇和十二月黨人的關係不是偶然

① 雷列也夫（一七九五——一八二六年）和別斯土惹夫（一七九七——一八三七年），俄羅斯革命詩人，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革命的領導者。曾同編一本詩歌年鑑。

的，而是因为“科学之友社”會員和彼得堡及南俄的秘密組織成員素來就有联系。

密茨凱維奇不久就到敖德薩。在这里黑海的旁边，他寫了許多作品。他沒有职位，虽然有人介紹他和他的朋友們到一个中學校去当教师，那个学校却没有空余的講席。一八二五年八月，曾經負責監視他的威特伯爵約他同往克里米亞。他接受了邀請，这次旅行使他感到兴奋。

同年十一月，密茨凱維奇被召往莫斯科总督府秘書处任职。他在年底到达了莫斯科。那时彼得堡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反响，余音犹在。原來沙皇之所以要把密茨凱維奇派到敖德薩，是要使他和波蘭隔离得更远一些。

在一八二六年十月中旬，他終於和普希金初次見了面。几天以后，他就听到普希金朗誦博里斯·戈都諾夫。在这些日子里，他們結下了終身的友誼。在后代人們的怀念中，这个友誼也永垂不朽。

普希金热爱密茨凱維奇，并且替我們留下了这种美好的詩人友爱的憑据。从內心的最深处，他創造了这样的詩句：

他生活在我們当中，  
在一个对于他是陌生的种族当中，可是  
他對我們毫無惡意，同时我們，  
我們也热爱他。他和藹地、親切地、  
參加我們的談話。  
我們和他交換我們純粹的夢想  
和詩歌。（他的精神向高处飛翔，  
从高处他俯瞰人生）

他常常談到未來：那时候各个民族，  
忘掉了爭執，會團結起來。  
成為一個巨大的家庭。  
我們如飢如渴地傾聽這位詩人。隨後  
他首途西行，我們的祝福跟隨着他。

普希金給了密茨凱維奇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密茨凱維奇後來在懷念普希金時寫道：

“他歡喜談論崇高的精神問題和社會問題，他的本國人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問題……當我們聽見他關於外國的政治或他本國的政治評論，我們都以為他是一個熟悉政治事件、每天看各國國會報告的人。”

普希金抱著熱情傾聽密茨凱維奇的即興詩作。他一直留心着這位波蘭詩人新作品的出版。當普希金一知道他所喜愛的康拉德·華倫洛德出版，他立即把它的開頭幾章詩翻譯出來。在普希金的“十四行詩”中，有這樣的句子。

立陶宛的歌人用謹嚴的音律，  
迅若閃電地表達出自己的夢想。

在奧涅金的旅行中關於克里米亞的描寫里，我們又讀到：

密茨凱維奇在那兒曾經歌唱夢想，  
在那海水澎湃的岩石邊緣上  
做着他祖國立陶宛的好夢。

在小說杜布洛夫斯基中，普希金描寫女主角在刺繡時是這樣寫的：“她沒有把絲綫弄錯，不像康拉德的愛人在熱戀得精

神恍惚的时候，用綠色的綫來綉一朵薔薇花。”普希金在这里連一次都沒有說明，他所提的是那一个康拉德。這就是說：普希金認為他自己和他的讀者都同樣熟悉康拉德·華倫洛德，認為不可能有任何的誤解！

密茨凱維奇深刻地認識到普希金對俄羅斯歷史、對俄羅斯人民實際任務所具有的重大意義。他在一八三二年所寫的告俄羅斯人不是無的放矢：“只有這批暴君要用經常的仇恨和戰爭來維持他們的權力。俄羅斯人不會長久盲目地做專制制度的工具，因為他們心里活躍着高貴的志趣和榮譽感……各國人民絕對不想彼此殘殺。專制制度瓦解的那一天，也就是各國人民和平友好共處的第一天。”

那時俄羅斯進步的群眾歡迎他們公認的偉大詩人密茨凱維奇。他到處都受到熱烈的接待。他的詩歌飛快地譯成俄文。他的即興創作是出名的，這些創作喚起了最仔細的詩歌藝術鑒賞家的熱愛。他的康拉德·華倫洛德和十四行詩征服了幻想。在一八二八年的春天他寫信告訴他的朋友歐第涅茨①：“我很想把我詩歌的俄文譯本寄給你。那會有一大包。幾乎每本詩歌年鑒里——這裡出版了許多種詩歌年鑒——都出現了我的十四行詩。這些詩已經有了許多種譯本。其中有一種似乎是最完善的譯本，由威尼斯之夜的作者柯斯洛夫譯出，開始是零星印出的，據說不久要印成小冊子發行。我所認識的，對我有好感的茹可夫斯基寫道，當他一提起筆，便想從事翻譯我的詩篇……這是何等的一種光榮！真值得令人羨慕！”

---

① 歐第涅茨（一八〇四——一八八五年），波蘭詩人。他後來曾陪伴密茨凱維奇往訪歌德。